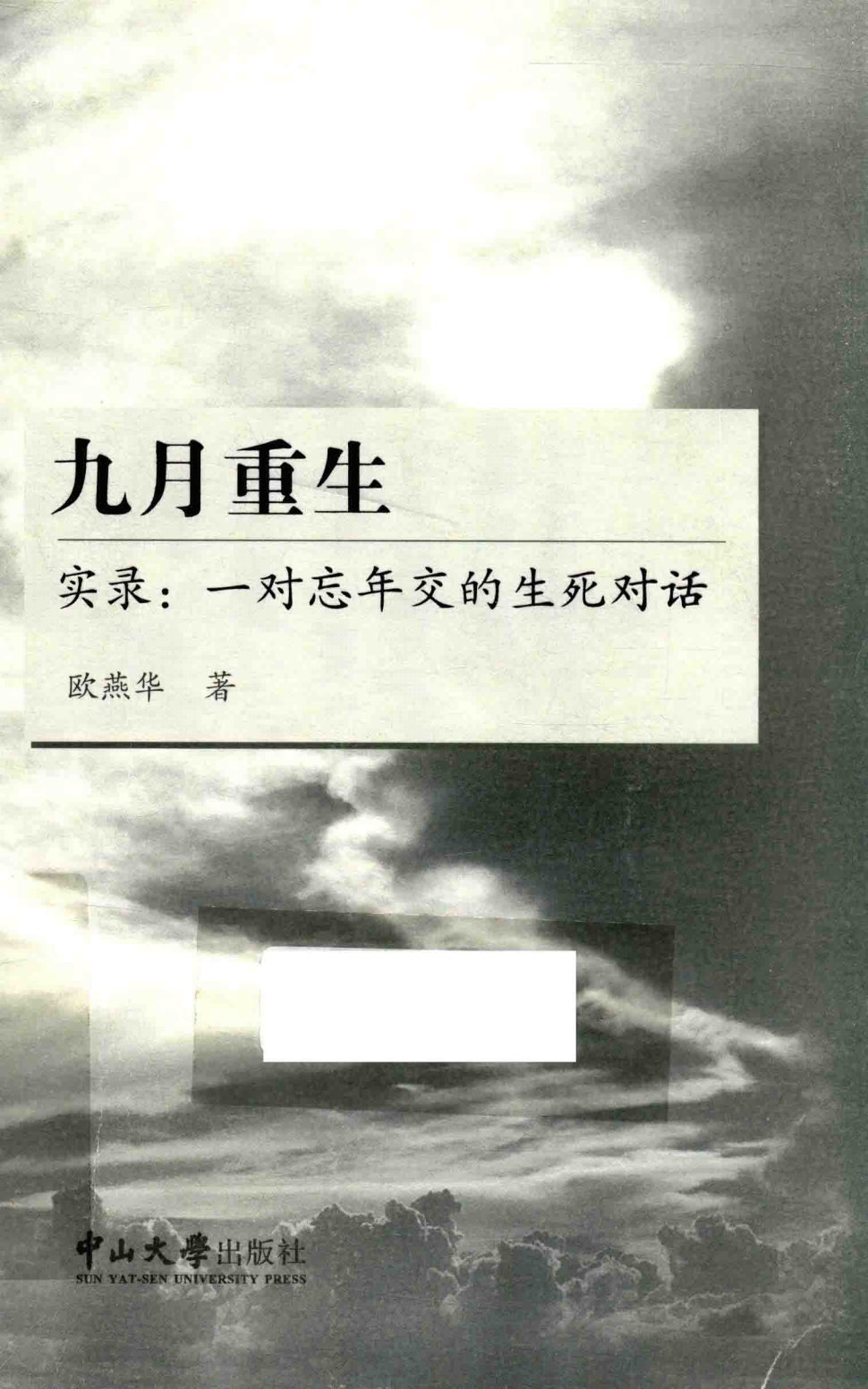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九月重生

实录：一对忘年交的生死对话

欧燕华 著

中山大学出版社
SUN YAT-SEN UNIVERSITY PRESS



九月重生

实录：一对忘年交的生死对话

欧燕华 著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SUN YAT-SEN UNIVERSITY PRESS

· 广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月重生: 实录: 一对忘年交的生死对话/欧燕华著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16. 7

ISBN 978 - 7 - 306 - 05735 - 8

I. ①九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6379 号

出版人: 徐 劲

策划编辑: 徐 劲

责任编辑: 刘丽丽

封面设计: 方楚娟

责任校对: 刘丽丽

责任技编: 何雅涛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电 话: 编辑部 020 - 84111996, 84113349, 84111997, 84110779

发行部 020 - 84111998, 84111981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 传真: 020 - 84036565

网 址: <http://www.zsup.com.cn> E-mail: zdcbs@mail.sysu.edu.cn

印刷者: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规 格: 889mm × 1194mm 1/32 8.5 印张 200 千字

版次印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谨以此书献给
王虹老师

生命可止
爱不能息

目 录

她·我	1
我们	2
我们的对话	3
关于读书	5
关于家庭	26
关于朋友	50
关于工作：教育事业	62
关于我的辞职	73
关于三年假期	97
关于金钱与幸福	136
关于精神与信仰	154
关于衰老与疾病	189
关于死亡	212
关于人生	228
关于她的梦	249
天上的她和地上的我	258
给她的一封信	260
后 记	264

她·我

她：一位有趣的老太太

王虹，1946 年生于天津，2015 年 10 月卒于广州。一生从事教育事业，在语文教学方面卓有成就。

我：一个闲着的中年女子

欧燕华，1975 年生，土生土长广东人，先后从事编辑、行政工作。2012 年 12 月，裸辞高校公职。

我 们

相识：1997年，王虹老师和我因书结缘。她是丛书主编，我是编辑菜鸟。

交往：1997—2000年，我们合作出版了多种图书，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失联：2001年，随着她退休，我的工作调整，我们逐渐失去联络，十多年再无联系。

机缘：2014年11月，因某培训班，我巧遇王老师同校同事，闲聊中喜悉他亦认识王老师，便托他帮忙打听王老师的联系方式。

续联：2014年12月31日，在王老师同事的热心帮忙下，我拿到王老师的手机号码，拨通……。我们得以重续前缘，相约元旦后相聚。

重聚：2015年1月12日，王老师、另外两位老师、我、我先生，五人在广州天河区一家酒楼重聚。

拜访：重聚两个星期后，我和先生第一次到王老师家拜访。之后，我多次单独拜访王老师，在家或在医院。

离别：2015年10月13日，王老师在医院辞世。

我们的对话

从重聚到王老师离开，刚好九个月。第一次重聚后，王老师发来短信：今天真高兴，有缘来相聚。往后常联系，听汝神仙曲。“常联系”——成了我们九个月的写照。

九个月，二十次拜访。

相聚地点：王老师家或附近医院。

交通线路：B9 路公交车。

见面时间：早上九点半——十一点半。

两个闲人，凑一起，闲聊人生，天南地北，喜怒哀乐。她笑我是“异类”，我戏称她“俗人”。她说喜欢听我天马行空的故事，还有那不靠谱的思维模式——那是在她充满理性的世界里不可能出现的，就像在看有趣的奇幻小说；我更爱聆听她丰富的人生经历，还有对生命的深刻领悟——那是我年轻灵魂远未能到达的高度，就像在读波澜壮阔的长篇史诗。

我们的聊天都是漫谈式的，从家长里短到朋友工作，从疾病死亡到信仰精神，不一而足。每次聊天都没有特别的主题——我们似乎只是要见见面聊聊天！但每次聊完，我却发现，我们都聊着某个主题。仿佛有一根看不到的线，把一切紧密地系在一起。

4 九月重生

每次聊天都是那么愉悦。我兴致勃勃，充满期待，以致常常忘却我面对的是一个绝症病人，直至最后一次见面——因为身体极度虚弱，王老师已不怎么说话。九个月来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们再不能像往常那样畅谈。

我把九个月的对话记录下来，以志纪念。根据内容，把对话分为不同的主题——这主要是贯彻王老师的写作精神。她做了一辈子的语文老师，著述甚多，有着极高的文学素养。我曾给她介绍一套外国译著，那书每章每节都没有标题，她非常不习惯——“章节还是要有标题的”，她跟我说。

为了贯彻她的精神，也让她放心——我这学生是用心装载她的教导的，所以我把内容进行了一定的归纳分类，并加上小标题。但不管如何分类，由于很多内容是交错穿插的，涉及不同时间不同见面，不见得都是主题明确清晰的——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对话记录而已。

以下对话，“王”代表王虹老师，“O”代表我（小O是王老师对我的笔用专称，故此处沿用）。

关于读书

王老师喜欢书，一辈子都和书打交道——读书、编书、写书。她说，书是她今生唯一的嗜好。王老师和我们因书结缘，书是我们对话中最经常出现的话题。我们聊着书里的故事，分享心得感悟，互相推荐喜欢的图书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从未停止。

生病之后，王老师不能外出，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，她就读书、上网或者写东西。退休后，她一直坚持编著图书，为此还自学各种电脑软件。家里电脑、扫描仪、打印机等设备一应俱全。说起电脑来，她头头是道，比我强多了。

哪里都是书：最大的爱好

（2015年1月，我和先生第一次到王老师家拜访。我们最大的感受，就是哪里都是书——客厅、书房、卧室，到处都是书和书柜。）

O：你们家的书真多呀！

王：嗯，我平常没什么消遣，读书是最大的爱好了，可能是从小受父母的影响。前几年我父亲去世，家里人要处理他的藏书。我舍不得，收拾了好几箱，从天津托运回广州。

O：从天津托运回来！您也够能折腾的！

王：舍不得呀！都是老人家的宝贝呢，当废品卖了，太

可惜！

O：那倒是，很多老书现在市面上都不好找了呢！

王：不过现在买书倒是很方便，上网一点，第二天就送到家了。

O：哟，您现在都从网上买书了？

王：嗯，现在身体不行了，出门也不方便，都在网上买。我每月给自己买一两本喜欢的书，就当给自己的奖励！

O：哈哈，自我嘉奖，挺好的。

王：读书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嗜好。

前世今生：爱的轮回

（我看到书柜里有本《前世今生》，把它抽了出来。）

王：这本书是讲灵魂转世的。

O：灵魂转世？是佛教说的生死轮回吗？

王：差不多吧！不过这书不是讲佛教的，是一个美国医生的行医经历。

O：哦，他遇到灵异事件啦？

王：他是心理医生，有时给病人做催眠治疗。在一次给病人进行催眠的时候，他发现病人回忆到的是前世的事情。

O：啊，催眠不一般都是回到童年什么的吗？！

王：对，他开始也这样想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呀！但是后来随着治疗的推进，这个病人回忆了更多的前世情景。关键是，病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，随着这治疗显著改善了。之前病人已经进行了一两年的传统治疗，都没什么效果。这让医生，也就是作者啦，非常纠结。

O：他不相信轮回转世。

王：嗯，开始肯定不相信呀，这个很好理解。

O：要我们一般人，也很难相信。

王：更何况他是医生，一直是接受西方现代医学的学习和训练。轮回的概念，在他学习和从医的经历中压根没有出现过。

O：现代医学讲理论依据，讲证据，科学、唯物的证据。

王：但事实胜于雄辩！在催眠过程中，那个病人非常清晰地告诉了他好多细节，还带来了很多信息。特别是医生自己的一些隐私——病人在清醒的时候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道的——譬如他有个儿子，多年前出生不久就夭折了。

O：一定要证明到这医生完全相信为止。

王：是，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轮回这个概念，到最终相信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，他开始通过催眠病人回到前世——偶尔还会有后世——治疗病人精神或身体上的一些疾病。这催眠疗法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当然也有很多争议。

O：挺有意思，我借来看看。

王：随便借。

从形而下到形而上

O：您平常都看什么书呢？

王：杂七杂八的，文学、传记、随笔、小说，都看。两年 before 刚查出癌症那段时间，就拼命看跟癌症相关的书，怎么与癌症战斗、癌症病人吃什么、癌症救命疗法……很多，都

是抗癌的书，总觉得可以从里面找到什么特别的办法，跟癌症做斗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是当时心里很惶恐吧，所以要拼命找些“同盟军”。

O：现在不看了？

王：没看挺久了。两年前做完手术，后来去看中医调理。医生说，不要老想着跟癌细胞斗个你死我活的。因为癌细胞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，很多都只是沉睡着，只不过在你身上，它们醒过来的比较多。要学会与癌细胞和平共处，而不是你死我活——因为不可能。

O：这改变了您看待癌症的态度。

王：是，换了一个角度。

O：从你死我活到和平共处。

王：以前总想着做斗争，现在坦然些了。身体不见得真好了多少，但感觉心里舒服了些。

O：因为不用老想着怎么做个斗士，没那么累。

王：嗯，后来就不怎么看抗癌的书了。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，看一些关于人生、灵魂、死亡，还有宗教、信仰的。

O：呵呵，从形而下转向形而上了。

王：精神有寄托很重要。

我俩的故事：平如美棠

[沙发边上放了本《我俩的故事——平如美棠》，装帧很别致，先生拿起来翻看（以下以“李”代称我先生）。]

王：这本书是讲一对平凡老夫妻的一生的。

李：哦，老人叫饶平如，老太太叫毛美棠。

王：对，这书名有双重寓意，既是他俩名字的合体，也寓意着人生像海棠花一样，平凡而美丽。

O：挺美的书名。

李：里面还是图文并茂的呢！

王：以画为主。零八年（按：对话中讲到年代、数字等时保留口语表达方式）老太太去世，老头子很伤心，没什么可以排遣的，就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。他自己也快九十岁了。

O：他是画家？

王：不是，他压根没学过画。

李：但这画看上去，还有点像丰子恺的画风呢！

王：呵呵，你说对了！他就是喜爱丰子恺，很多画都是临摹来的。他说，临摹仿写，也许谈不上技艺，是情动于中，无可奈何而已。

李：画了很多的生活片段。

王：嗯，我喜欢他画里的情景，都是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生活场景，一幅接一幅。像他第一次见到妻子呀，一家人吃年夜饭呀，打牌呀，谁坐什么位置，还都标得清清楚楚的。都是很普通的生活，但看了，就觉得特别感动。

O：平凡的东西最能打动人。

王：是的。我记得柴静写的序里，记录了对老人家的采访。老人家说：“古人有种说法，‘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’，情重的人头发容易白吧，所以我头发白了这么多。”柴静问：“您已经九十岁了。难道这么长时间，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，磨淡了？”“磨平？怎么讲能磨得平呢？爱这个世界可以是很久的，这个是永远的事情。”我喜欢这句话：爱这个世界可以是很久的，是永远的事情。

四书五经中的情谊

[第一次拜访临别，王老师要送我们一本书：《四书五经语录》（党政干部诵读本）。]

O：啊，这书的对象可是党政领导干部呀！我们俩可都不是哦，您别送错对象，浪费了！

王：呵呵，学习内容，不要拘泥于表面形式。嗯，我认识这套书的主编，出版后他给我寄来了几套。我认真读了，他们很用心编写，内容和注释都做得非常不错。

O：诚意之作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王老师。

王：我和这主编也是因书结缘。

O：真的？！

王：嗯，他夫人也患了癌症，好些年了。

O：现在情况怎么样？

王：人还在，但也不太乐观。他们在北京，也是奔波治疗。这位朋友退休之后，一直坚持工作，因为治疗费用很高，经济上也有压力，很不容易。

O：他多大年纪了？

王：跟我同年的，马上就七十了。我们经常通电话，交流一下治疗情况，试了什么新药，医院又推出什么新的疗法呀，也聊聊书，互相安慰，互相支持。只要有新书出，他都会给我寄过来。

O：精神慰藉很重要。

王：嗯……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面！

O：啊，从来没见过面？神交的挚友！

王：是。他们在北京，夫人身体状况也不允许，很难长途外出了；以我目前的情况，估计也去不了北京看望他们了。

（言语间，王老师透出了无奈和惆怅。）

与神对话：那愤怒的老鸟

（再次去拜访王老师，我带去了《与神对话》*Conversations with God* 系列图书的中文版，共三本。）

王：《与神对话》？是泛神的，还是某个宗教的神？

O：泛神的。

王：哦，那还可以。

O：您上次不是说现在主要看些精神、人生方面的书么，所以我就带几本过来呗！

王：光看这书名，以为是哪个宗教的。如果专门讲某个宗教的神，我可就不看了，看不来。

O：这书没有什么宗教意味。作者曾经在工作、生活上都非常不如意，有一次愤怒地在纸上写下一连串问题，质问神，为什么他的生活一团糟。

王：向神问答案来了！

O：哈哈，对，像一只愤怒的老鸟！但出乎意料，写完问题后，他的手还在不受控制地写着东西。他仔细看，发现那竟然是对他所提问题的回答！于是，他通过这种纸上问答的方式，提出了很多人生问题，还有社会的、宇宙的问题，也得到了相应的回答。后来就成了这几本书，所以叫《与神对话》。

王：笔谈——听着有点神异！

O：呵呵，神不神异对我不重要，作者是不是真的通过这种笔谈方式获得答案，我也不关心。我就觉得它们是几本关于人生思考的书，提出的问题涉及生命的方方面面，有大有小。您不是说图书形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里面传达的信息嘛！

王：（边翻书边说）哟，这是繁体字竖排的呢！不是大陆出版的？！

O：不是。我最初遇到这书，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还在出版社工作。一个同事的朋友，从美国带回来这套书的第一册，说看能不能引进版权，翻译成中文。我不是学英文的嘛，就让我看看内容怎么样。

王：你们社想引进版权？

O：刚开始可能有这想法，但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不过我第一次读这书，就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，觉得很受启发。

王：你跟这书有缘！人找书，书也找人呢！

O：可能吧！九十年代还很难买到新出的英文原版书，更没有什么网购海淘的，于是我就把整本书复印了。过了好几年，有位朋友移居美国，我才请她帮忙买了全套的原版书。

王：但这是中文版的。

O：这是大概十年前，我到香港出差，逛书店的时候一眼发现的——可能像您说的，和这书有缘。它是台湾出的中文译本。

王：哦，怪不得是繁体字竖排的呢！

O：呵呵，十年前，这一本就要港币快一百块了。